“诗礼银杏”传家风

戴永夏

山东曲阜的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的嫡系长子、长孙世代居住的府第，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也是最具东方文化传统的“诗礼之家”。由孔府历代名厨精心创制、逐渐形成的“孔府菜”，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是中国著名的官府菜之一，也是中国饮食肴馔中的极品之作。它不但风味独特，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尤其“诗礼银杏”一菜，既是美味，又是“美文”，诗礼相谐，翰墨飘香，让人食之，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受到知识的陶冶，哲理的启迪和诗意的熏染，可谓典型的“文化菜”。

“诗礼银杏”是孔府宴会用的名菜之一。它的寓意，来自孔子教子的故事。

据《孔府档案》记载：孔子为了教子学诗习礼，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主。”此后这教诲便成了传世经典，孔子的后裔也自称生于“诗礼之家”。至宋代，五十三代衍圣公孔治又在孔庙内建了一座“诗礼堂”，并在堂前栽了两棵银杏树。“诗礼银杏”这道菜的主料银杏，就取自“诗礼堂”院内的银杏树。

这两棵银杏树虽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枝繁叶茂，苍劲挺拔。特别是那棵雌银杏，蓊蓊郁郁，浓荫半院，年年果实累累。而这些果实也不同寻常，不但个大饱满，而且香甘异常。孔府的厨师将树上的银杏摘下，趁鲜去除外壳及果内脂皮，将果仁放入开水锅中汆过，除去异味，放入白糖、蜂蜜调制的汤液中，煨至酥烂时盛在盘里，谓之“蜜腊银杏”。当这道菜端到宴席上时，菜呈琥珀色，口感酥软香甜，鲜美异常，且有开胃健脾、醒神明目等功效，很受宾客欢迎。但第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却对此菜不甚满意。他认为菜的味道虽好，但菜名却比较浅陋。因为银杏取自孔子“诗礼庭训”故地，于是便改名为“诗礼银杏”。此名一改，便寓意大增，既可借以纪念先祖“诗礼垂训”，又可借银杏长生不老之意表达孔子家族“诗礼传家”的世代不衰，这道菜也因此名声大振。

上海是我的生息之地，十岁之前，我没有去过外埠，把对世界模糊的爱全部落定在这里，我喜欢附近的复兴公园，钟情于淮海路一条长街上的食品店和书店，也喜欢徒步穿过新城隍庙，步行到达大光明电影院。

有时出门也坐吊着小辫子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不慌不忙地朝前。雨天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坐有轨电车的话，会恍恍惚惚，似梦非梦，仿佛漂浮在海浪之上。当时还有一种公共汽车，车顶加装了一个大大的黑色胶皮囊，鼓出很大一个包，据说是沼气汽车，供沼气的包，远看像上体育课的软垫，也许沼气包很重，拐弯的时候车子像一条受伤的大蛇，会有一番扭捏而惊险的盘旋。

母亲出生在上海，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她跟父亲聊天，语句里会冒出“阿拉上海哪能?”之类的话。父亲来自外乡，在沂蒙山下长大的他跟随新四军转战南下，结识了母亲后才决定留下，入上海户籍。

父亲是一家之主，但他的外乡习性并未影响这个家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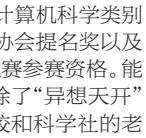
母亲主持家政，家里雕花的三门大橱，五斗橱，茶几，三五牌台钟，景德镇餐具全部按她的喜好购置，窗前的帘子，床上的床幔也是素色小花的，透出一股洋气的审美和趣味，一看就是上海派。

外婆统管全家“舌尖上的事”。她年轻时跟随从事船业的外公来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外婆在上海居住数十年，说话仍是标准的“宁波音”，来往的朋友是宁波人，天天做的菜，备的点心也是宁式的，像长了一颗宁波心。

外乡人

秦文君

这个家的饮食更不属于北方。外婆做菜喜好放咸菜，各种笋，还有海里和河里的鱼和虾，也包括蛏子、蛤蜊、黄蚬等贝类，父亲不喜欢这一口，也许觉得吃鱼要吐刺，吃虾要吐壳，有点缺少军人气概。他偏爱面食和肉类，如果把两者配起来的话，更合他心意。过年过节，他动手包饺子，连饭带菜都有了，有时他下面条，盛一大腕，倒上辣椒油，在热气腾腾的面里捂几块大肉。



母亲爱和父亲开玩笑，笑他的外地口音、他的土、他的节俭，但为了父亲，她学会了蒸包子，父亲开心地抓过一个，咬开一点，在包子里填进两只从全国土产商店买的腌辣椒，说：“不错，沂蒙山的味道。”

我不像父亲，会饶有兴致地吃鱼、剥虾，为了享用长在水里的鲜美之物，能在饭桌上慢悠悠吃很久。父亲说我像猫，还说：“真想带你回家乡，那儿的小米煎饼，茴香水饺，炸萝卜丸子，小鸡炖茄子养心，养胃，一辈子都怀念呢。”

我记住了那一溜菜名，同时有一个名词进入心灵：家乡，那未谋面，却时刻与我有关联的地方，让我浮想联翩：人来自何方，为何漂泊，漂向何方之类的，有时顺着它想，灵魂也要出窍了。

地域的关系，家里麻烦不断：外婆听不懂普通话，爸爸听不懂宁波话，他们交流像是上演滑稽戏，要费力猜对方的话。猜中了还好，有时相互比划，猜得牛头不对马嘴，只好找我或妈妈当“翻译”。幸好他们能听懂上海话，不会说罢了，上海话成了家里的“官方语言”。

父亲曾想打破在家请“翻译”的尴尬，学上海话，不过他缺少天赋，舌头有点转不过来，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脸皮薄，羞于向自己的儿女和妻子请教。他小心翼翼地自学，一度还去观看宁波话颇多的滑稽戏《糊涂爹娘》。听姚慕双周柏春兄弟的《宁波音乐家》。

练了一阵，父亲鼓足勇气和外婆说上海话，可外婆听不懂他的上海话。他努力地说，外婆还是一头雾水。那之后父亲不学了，连学过的上海话都也弃之不用了。

每到秋天收获的季节，家乡会寄来包裹。包裹单上盖红红的邮戳，写父亲的名字。也许对家乡淡淡的念想，莫名的乡愁存在人的骨髓里，容易唤醒的，我留意了鼓鼓囊囊的邮包用泥土色的布料包着，缝口是粗拉拉的针线。很长时间内，在我梦里，远方的家乡幻化成长着粗糙手，怀着细腻情的巨人。

包裹里是新打下的花生米和大红枣，外婆把花生米的红衣去掉，做成脆香的苔条花生。把枣儿蒸熟，晒干，浸泡在绍兴酒里，吃起来甜蜜，醉香。

那一刻，浓浓的沂蒙情笼罩人心。父亲叮嘱我多吃点，脸上带着可爱外乡人的骄傲神情。外婆也许听懂了，由衷地附和一句：“好地方呵！”

读马致远套数《夜行船·秋思》

——名著浅读

躲斋

元代散曲，古今论者皆推马致远为第一；而《夜行船·秋思》则为套数中之“绝唱”。关于马致远，其艺术成就，不论在戏剧史上、还是诗歌史上，都是一个高峰；而其思想、情趣以及行迹，乃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一个矛盾的混合，既心怀魏阙，又渴望恬退，两者此消彼长，构成了多种性格却又有血有肉、性情鲜明的诗人的他。关于此，可作专论，非“浅读”之所宜也。《夜行船·秋思》之所以震撼心灵，不在于“百岁光阴一梦蝶”之横空落笔、启人深省；也不在它的纵贯古今、左右开合；而在于“利名竭，是非绝”的彻悟。“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时是彻？”这冷峻、尖锐却又平静的责问，并不搅动人们的感情，然而这理性的感悟，耐人深思。接着是“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这是对现实社会何等深刻而形象的写照！当年如此，后世如此，今天如此，诗人真是将人世看绝了，也写绝了。

至若诗人自谓秋来爱“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并说“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无非是因为诗人自觉自己“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而今“太平幸得闲身在”，所以必须“闲身跳出红尘外”（《四块玉·恬退》）。有评者以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不足为训。诚然！但可惜的是评者忘了元代知识者的实际处境，忘了只能与勾栏交往的士子的生活天地，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诗人，他能做什么？难道要他去“唤醒民众”，揭竿起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概只能这样。而马致远能够彻悟“利名竭，是非绝”，且能跳出这名利是非，就已是超凡出俗了。

不懂得乱世人的艰难者，也不可能懂得与珍惜盛世之不易，更不足与语处世之消极与积极。

李晓峰 书法

达

周伟民

“达”的古字是由道路，人和足的图形构成，意思是人在路上走，能到达目的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达人”，就在行业或专业中技艺达到超常境界的人。但是，我觉得，更高的境界应该是“通情达理”的“通达”。而真正的“达人”，应该将个人的事业成功和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有机地妥善结合的人！

为人类的困境寻找出路

毛志辉

斯特凡·埃塞尔和埃德加·莫兰这两个名字，国内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这是两位经历抵抗运动、有着传奇经历的法国思想家。

埃塞尔是资深外交家，但他迅速被世界知晓，源于201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愤怒吧！》。其时，他已经92岁了。这本只有32页、售价仅3欧元的小书，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销量高达60万册，无数年轻人受这本书的影响，也给自己贴上“愤怒者”的标签。莫兰则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复杂性思维理论”的权威学者，其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大影响。

《希望之路：公民伦理的创建》由这两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合著。这本小书，无关严肃的理论，是两位90多岁的耄耋老人，对整个法国所面临文化、矛盾、危机和命运的思考和探求。

在书的开场白中，作者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目前正是人类最危急的时刻”。他们不无悲痛地描述了全人类都面临的致命威胁：“核武器扩散、民族宗教冲突泛滥、生物圈被损毁、全球经济运行失控并充满矛盾、金钱暴政、源于远古时代的野蛮与源于技术经济考虑的冷酷相互交织……”

在这本书的主体部分，虽是以“为法国献策”作题，所关注、关怀的却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我们要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尤其是在极端自由派们所固守的那些领域。我们还应当继续推进正面的全球化。”而法国能为欧洲做些什么、欧洲能为全球做些什么，正是他们所思考的。

作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了着重批判，并呼吁回归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即平等和相互尊重，如此才能引导世界从经济混乱、道德失落的泥潭中走出。对于法国而言，首要的是增长和加强绿色能源、公共交通、社会和互助经济、学校、文化，以及对大都市的人性化治理；减少和扼制工业化农业、化石能源与核能、中间商的寄生性、军事工业、消费成瘾、奢侈商品经济，以及挥霍性生活方式。对于欧洲而言，则应以人类的谅解与和平为本，制定一项共同的移民融入政策，并竭力制止冲突激化；同时，文艺复兴的欧洲曾是文明的创造者，如今，则要努力吸收其他文明尤其是亚洲的道德和精神成果，促成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

以人类尊严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是这部作品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恰如匈牙利思想家捷尔吉·康拉德于1982年时就曾说过的那样，欧洲首先是一个精神国度，或者说是精神的家园，它的重心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它的优越性存在于新的“政治道德”之中。作者秉承了这样一种跨越国境的欧洲精神，把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视为最高目的，致力于对创建全球公民伦理的呼喊，并以此为迷茫时代中的人们寻找新的价值坐标。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我们都完全可以将《希望之路》视为《愤怒吧！》一书的续篇。埃塞尔在《愤怒吧！》一书中，提到了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石油掠夺、局部战争、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却没有开出具体药方。而在《希望之路》中，两位作者针对人类面临的危机提出了一套综合性措施。他们在消除不平等现象、教育、振兴民主等方面都给出了全面复兴和提高的建议，还提出设立“国家伦理委员会”，帮助担负社会使命的人（医生、教师、法官、选民代表等）恢复职业道德，并对有意投身公职者“进行孔夫子式的仁义教诲”。

人类的希望之路在哪里？在书结尾的地方，作者回答了这个问题。“求生有助于福祉，福祉有助于求生，二者结合起来便可打开希望之路。”鼓励公民参与和创建公民伦理，是作者所极力呼吁和孜孜以求的，而那种能把人类从致命的麻木不仁和听天由命中解救出来的求生与再生政治，正是人类的希望之路。当然，要实现这两位智者所期望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科学知识助我“异想天开”

姚悦

电子计算机在今天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其运算基础是晶体管一开一关代表的0和1，两个数字组成的二进制算法构成了计算机和网络的虚拟世界。而我却“异想天开”地用红光、绿光和无光为基础，构建起全新的三进制算法的光学计算机，其理论运算速度比电子计算机快上250倍到500倍。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高三的一名学生，也是上海青少年科学社高级会员。这台三色计算机，让我在今年的第65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荣获计算机科学类别同类最佳奖、计算机科学类别一等奖、国际光学协会提名奖以及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参赛资格。能获得这样的佳绩，除了“异想天开”之外，更要感谢学校和科学社的老师们的帮助。如果不是他们毫无保留地科普，我是走不到这一步的。

三色计算机的灵感来自一次美术课上的调色。那是我刚刚进入交大附中高中不久，当时正在学美术。我觉得颜色混合的规律似乎与数学规律有某些相似的地方：红色+黄色=橙色，是不是与1+1=2看上去有相通之处？接着，我意识到，如果用有色光代替颜料，用光的叠加代替人手工调和颜料，就可以形成一个光计算的方法，由此可制造出不同于电子计算机的光计算机。这一想法不断浮现，我向学校提交了“三进制计算机”的开题报告。

项目中涉及到了大量光学相关的知识，而高中课本里涉及光学部分少而浅，互联网成了我特别的老师。我先求助于网络，获取了系统全面的知识，再去图书馆、书店寻找专业书籍。学校科技总辅导员还把我领到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光学所，让教授们给我详细讲解光学原理和理论。教授们喜欢我的想法，但也严肃地纠正了我之前对光的一些错误认识。我被安排在数学小组，一位博士毕业的数学老师一对一辅导我，我用数学方法验证了光学计算机理论的正确性。

验证理论正确后，我需要为计算机设计软件和硬件，此间不断遭遇各种难题，让我十分苦恼。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上海青少年科学社，这是市科协搭建的科学家与青少年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有计算机博士专门给我辅导；当遇到不同领域的问题时，会请不同专业的教授给我帮助。因此，面对有时甚至要退回原点的研究困境时，我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我知道背后有着强大的智力后盾。

最终，我设计出21位的三进制软件，还动手制作了一台简易的红光、绿光、无光三色光学计算机。2014年5月，美国洛杉矶，第65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颁奖的最后一天，迟迟没有报到我的名字，这意味着，要么第一，要么什么奖都没有。当主持人说出第一名“China, Shanghai”时，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在暑假中，我参加了上海市科协的“STEM云中心”网站“优秀课题分析”板块的建设，收纳国内外学生的各类优秀课题。要将这些准专业的研究课题，变成一个个通俗易懂的网页，这是不小的挑战！目的很简单：我受益于向我科普知识、助我战胜困难的老师们，如今我也要用行动把成功的青少年科学案例放在网上，让更多人获益。

十日谈 科普，让我受益

（整理：陶婷婷）

科普剧和盲人电影，明请看本栏。